弢槃集文

錄

攷槃集文錄卷三

序

老子章義序

老子之書不可謂非深於道者特其用意之過感衰世澆訛之俗發辭偏激遂若顯悖乎聖人然究其指不過曰無爲而無不爲常使民無知無欲以相安於渾樸無事而已太史遷以虛無因應該之可謂得其要領矣自魏晉淸談寄心高遠而制行全與相戾豈知老子者哉余嘗言古今絕學大小雖不同科而不傳之妙與人俱亾莊周之道得佛氏擴之其傳寖廣老子之學一傳而爲楊朱已失其言千載以來惟子房

得其用而其後無聞焉然是猶謂嗣其道者之尠乃若善說其書者亦不可概見矣陸氏釋文所引凡二十八家今皆不存存者獨一謬妄之河上公章句耳唐宋以來說者乃漸衆然如蘇子由注不逮王輔嗣遠甚而東坡顧稱爲奇特何哉朱子自言能得其義而不欲爲之則以其說之流有害於事故靳之耳夫老子之言固易知也但解之者支離牽率是以其義晦今吾作解合儒佛之理而通之其本義則竊取之朱子其分章則以吾所私見者斷之老子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凡非道者但於近而易知處求之則得所爲高遠若於高遠求之則有迂其難而卻阻者矣老子

豈欺我哉嘉慶己未四月

新修江甯府志序

新安呂公來守江甯之三年乃克修輯府志以三月開局八月成書又三月而鐫之版其爲之易而成之速如是是可欣矣吾嘗以爲天下之事無不可爲爲之未有不成者然而世卒以少成事者則未嘗不諉之於事之難爲畏難者多則亦相與解說以自慰而烏知彼固未嘗爲之邪方公之來也欲成此書久矣雖以事故紛乘於無暇能及之際而其念慮曷嘗須臾一刻忘於此三年內邪然則此書之所由成之如是其易且速者蓋早必於公之志矣府志之不修閱今百年則

其急待補綴者非止今日也然前未有能成之者豈顧事之本難邪夫誠知其不難而爲之爲之而即以速成如是則亦豈待於今日哉以今日之爲之有成而益知前此之閱百年而未修者之未有志於爲之也況於革興天下之大利病者邪公之在官也其豈弟之實見之政事者固已著於見聞而無待於余言矣若茲蓋尤足以勉夫世之畏事不爲而諉之難者自記云其事例已見於呂之自序故茲不復言之

櫟社雜篇自序

周秦以來諸子各以英資茂實猶道裂術散以爲文咸自久於世校其畛域廣狹勝劣非一然莫不本於壹而出之後世

之士專欲工文章而不務本道術儆跬致役乎文游心竄句紛紜於百氏之場於是其人與其言始離而爲二既以離爲二則象而棄之雖欲不參於三以至於雜焉不可得已噫吾觀後世文士著書愈勤收名愈急其能毅然不入於雜焉者何其少也乎日無道術之積及其爲之也又不非其至信乎膚淺者無所明其理蹇澀者無所昌其辭如處道闇所譏然則是亦安能有原泉放海隨地湧注超然造極而皆歸有本如古人之資深自得者乎今余自集其文不敢自欺而命之曰雜取別於古之以壹出之者且毋俾後有作者見而笑余謂同處於雜而惡以譏人爲也嘉慶四年三月

自記云此己未年作時余

年二十八歲於後爲學始壹正其趨嚮雖未敢言能立本而其於雜爲者亦庶免矣雖然又有病夫文章之道最忌正言直說董子之文病於儒故作者弗貴吾生平爲文好莊語此所以言之雖精而不入妙識此以訟吾短

陳氏宗譜序

陳中州姓也其在江州者顯於南唐按史陳褒十世同居宗族七百口長幼共食則世所號爲義門陳氏者也自義門以來族姓蕃衍析爲九支散處各郡或顯或隱世遠不具傳而其箸者曰才遷公遷思昇三人之子孫爲最盛有曰和庭者篤行君子人也與予交最久今三君之子孫重修宗譜而和庭之弟曰宗山者實司其事因介和庭以請序於余余惟譜諜之學興於六代而尤詳於唐太宗詔高士廉令狐棻等修

氏族志稽正眞僞分爲九等以定河北江南之望然太宗之言曰古者三不朽謂之門戸今皆反是豈不惑邪由太宗之意其不徒以冠冕之榮爲等級高下亦可知矣此譜限勳格所以遺譏搢紳也三君之子孫顯冠冕者固不乏而要其所以奠系世辨昭穆俾奕世子孫相維於不替者必有所本則亦無忝義門之貽燕也與若夫胡滿之封敬仲之祥太邱之偉望見諸史傳者世皆知之余不具論論其在江州而出義門之後備有可徵者悉如譜所條列

桑川吳氏宗譜序

聖人作易每扶陽以抑陰及哀公問昏禮孔子爲正言天地

之大義以對蒸男女之配絕續之交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故著代之際聖王重之及後世男教不修柔以乘剛於是有婦人僭男子之權而代其行事者聖人懼之始兢兢以爲誡若爭之不幸其男子所不及爲者而婦人爲之其所爲者即關於絕續之大事宗廟繼後世若吳氏婦者吾鄉聖人復起亦必與之矣桑川之有吳氏失其始遷之世明代有曰太咸者始推弟幾世永貞以爲始祖蓋謹於傳信也自永貞而後迄今歷數十傳系世脫紊廟主燬缺羣支不序將復就湮其裔孫曰君錫者實痛於心嘗欲繼太咸之譜而修之不果而歿未幾而君錫之子及孫又相繼死錫姑婦兩世煢煢無

依嗣五齡族孫以承厥祧恭其不絕如綫也如此嘉慶某年其婦胡氏不忍其宗之湮稟命於姑捐貲延其族胡某排爲吳氏宗譜其言曰譜立而後宗族可稽宗族可稽而後祖攷之祀不墜且俾他日修祠立祭皆緣此興起庶代吾夫以成其先志云昔張圓之妻劉氏能乞韓退之之銘以顯其夫今胡氏所爲視劉益重且大使推而則之天下士大夫之思惟本原者皆將勸而興焉豈非仁義交盡之準乎余既憫而嘉之樂道其善以爲之序

王氏族譜序

吾嘗攷古今氏族一亾於秦漢再亂於五代晉宋隋唐最重

譜牒設專官掌之而矜門戶崇郡望依託苗裔謬妄難稽譜限勳格啟世訌爭故自唐以來海內名家世譜雖詳孝子順孫蓋有遠求其受氏之本原而不可得者矣世例貴族莫如王謝顧謝氏自漢魏以上無顯者始盛於晉宋之際惟獨王氏自周秦漢至今將相名賢大儒碩學無代無之而其族姓亦最繁他族雖遠宗無不同王氏定著三房曰瑯琊曰太原曰京兆然攷之史傳實有二十餘望故王基王沈相為婚而不嫌瑯琊王氏自衛出於王子晉為世所識則其盛衰崇替支派同異之難稽有自來矣微之有王氏也不詳其何望當元末有名與者避張士誠之亂由婺源清華鎮遷桐生二子

曰宗二曰宗五始占籍桐城洪武三年也是爲桐城王氏之祖自是仕宦蕃衍遂爲盛族然終明之世三百年未有譜我

朝康熙壬子幾世孫某始創爲之乾隆癸巳曰某者又重修之閱今六十年矣人愈衆才俊愈起今某某等復事修輯而請序於余余惟眉山蘇氏自唐武后神龍時遷眉至宋仁宗至和閒幾四百年而譜未立是以老泉爲族譜自高祖以上即不能知今王氏雖於明代無譜而自康熙壬子以來所紀上世已詳蓋已愈於蘇氏之僅能紀其高祖者矣矧今某等又欲續修之則其所紀益詳自今以後不至遠而愈湮固孝子慈孫之事而可爲世法者也自記云氏姓亂於五代訓南北朝之五代王荆公亦

主此言而顧氏日知錄又以為唐宋之五代二說並存學者疑之余此所指晉宋齊梁陳南北朝之五代也

待定錄自序

天下皆言學而學之本事盖亡本事者何修己治人之方是已舍是以為學非聖賢之學矣古者修己之學學處貧賤而已學處患難而已學處富貴而已學處死生而已伊川謂富貴則不須學竊以此記言者誤也非程子之言也夫富貴之人處勢高行意便所及利害盖廣苟為不學則以其勢恣睢非惟害及人心風俗民生國是終亦必將取為身殃君子無須臾離道惡有富貴則不須學之言耶至於治人亦惟富貴有權勢者其用為切矧由此而推以處大事當大任決大疑

成大功立大名不惑不懼其本皆在於是故窮之所學即達之所用非有二也余少貧賤而困窮益甚既無所因極乃壹以學自廣願爲仁不熟未能默識一貫嘗其耳目嚮交天光偶發惝怳有象須臾亾滅不可追憶故每於旅枕不寐之餘舟車波塵之際忽有所悟隨即劄記之或細思故書欣然有會則直記其詞以當書紳勤苦既久集義自生所得積至百餘卷其歲月先後蚤晚昏旦一一蠅注其下用以自攷驗初命曰定命書後見劉宋顧凱之先有是名乃改命曰攖甯子攖甯云者攖之而後甯也今復改名曰待定録嗚呼余之困阨既無可告人若其所獲於世所不爭者姑録而存之以待

後之君子論定焉庶幾其非僭乎若夫莊子所稱世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夫眞知又有待而定者則非余之所知也已道光四年秋八月東樹自序

未能錄序

閩縣孟瓶庵先生以損益二卦歸之復卦作非復錄曰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凡四篇用意深切至矣善矣然不逮蕺山先生人譜六言爲有始有卒余參劑於劉孟二書自輟其所後爲十言以自程曰謹獨曰衛生曰修內曰愼動曰敬事曰燭幾曰盡倫曰執義曰安命曰積德夫爲學之方固各視其資性造詣各有入手得力之處不爲陳往迹以徇觀聽也術家

言吾歲行在亦不利幸幾生未泯欲自刻厲非免惡終每自念吾今日死明日而吾尚存也曷爲明日死今日而吾先亾平凡不修之人形雖未絕而生理早泯雖生而死已久矣管子曰壯者無怠老者無偷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欲之未能勉之而已勉之何如慥慥而已如飲水如耳鳴雖鬼神不及知亦自與鬼神同其吉凶庚寅五月十六日儀衛主人自序郡署東偏文昌樓下

以上十義昔賢名理名言至精且詳不可勝舉今日惟在自家切身檢點實踐而已不作言銓也同日又記

進修譜序

進修者本易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語君子之學進德以

事天修業以事人舍是無所致其力德者本體卷而藏諸密者也業者致用放之而彌六合者也德業並進如釋氏教乘雙修漢學修教而不修乘宋學之誤而偏者修乘而不修教而如程朱諸大儒則必教乘雙修但德之精麤純雜業之廣狹偏全隨人所占前載所記可攷而知也天之所以與我者備矣哉君子精其心而德隆大其心而業廣小人及偏材兆能也譜者百工技藝皆待規矩繩墨法式模範以成其事獨至爲人自孩提至老絕不一講任情放意各以私智蕩性虛憍吝懟忿慾偏戾苟妄行之父兄莫之非交游莫之議而無不予聖自狂爲天下所以少成德全才者坐此即少有一二

質美志學者不得其門又昧於所從事誤用聰明功夫本末次序不知夵躐遻見偏見至死不悟可哀可憫吾譜之所以作也譜在四子六經諸史然泛而求之莫得其要也哉山二曲人極人髓二圖摹擬套習又偏而多誤惟邱文莊朱子學的庶乎近之但單舉朱子一家之言不如小學近思錄完備要之皆人譜也皆譜吾曷爲復作之此吾所私具也義理天下之公曷爲有私吾所謂私者如人皆冠屨視之則同然而吾所自具者合吾首適吾足必不同於人之所有也其譜之類凡八綰理一辨察二實三與立四節五止六借所七極八

辛卯五月方東樹撰

時政策自序

時政策三首其七事蓋其尤切者其餘猶有取士刪省條例二者欲補作之以擬主父偃九事八爲律耳然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苟不度時之足用苟言而漫以沽其術則未有不取戮辱者也易曰鼎有實愼所之也老子曰不爲福禍始蓋邀天下之奇功必招天下之奇禍如孔孟之栖栖奔走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蓋以天命悠遠不可知吾但誠懇惻怛以事之如大舜之底豫耳此惟諸葛武侯識之下此若賈誼猶出於忠愛如范升之於王邑則欲以售其才如王通之於隋文則苟以沽其名若主父則與蘇張等但以求富貴耳苟不

度時揣勢則富貴未可求而死於纍人之前也久矣此獄璞刖足之明鑑也乙亥六月十五日方東樹漫筆

雀硯齋文集序 代

昔歐陽永叔擅有宋一代文章之譽而其平日與學者言論但語政事不及文章人或問其意公曰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嗚呼公可謂能見其大矣然而世之文章之士以及操觚童子無不知言歐文若詢以公之政事雖通才碩士或不能舉其實何公之所輕而人反重之公之所重而人顧忽之與將政事在當時後世不克盡詳而文章之所流傳者遠與沔陽張蓮濤余己酉同年友也學邃而文雄尤講於吏

治其仕於黔也歷宰諸縣凡所爲措施勤恤者悉本諸經術既乃不樂爲吏一旦毅然決去歸十年矣嘉慶二十二年余爲兩湖督延至武昌將處以賓館俾兒子請業於君旋奉命改兩廣蓮濤不果從行蓮濤平日著述甚富所爲詩古文詞若干卷舊皆已梨行令都轉翟公實受業蓮濤其服膺心悅甚摯暇嘗告余曰某官江右時曾梨先生詩集至其文集雕本既久漫漶特甚某今亟爲校刻公宜爲之序余惟蓮濤朋友契闊之情都轉師弟拳拳之誼皆不容已於言且蓮濤蘊蓄碩畫限於職位不及究施則其所賴以流傳名字於不朽者將不在是與既以應都轉並以質蓮濤云

澄響堂五世詩鈔序

桐城以官學垂六百年之舊家劉氏其一也劉氏之先有諱清者於宋末由鄱陽遷桐自是歷元明以巍科高第躋清華司刑憲者相繼不絕十數傳至廷尉允昌淡莊鴻議樸園起鳳栖麓奕世相衍益大其學羣從祖孫以詩文書畫馳譽當代風流輝映比於鄞袁氏豐氏嗚呼可謂盛矣雖兵燹播遷殘缺失次不克盡傳而觀其所見存者則其不傳者益可概想矣昔人箸書或及其身而傳或遲遲數百十年之久而後傳或始雖盛傳而其後竟不傳或始雖不傳而其後乃盛傳此其遲速顯晦始有數焉存乎其間而不可以人力齊與獨

其傳不傳絕續之際則賴有賢子孫之克承其家抱殘守缺綱羅放失有以存什一於不泯孔子曰吾說夏禮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然則子孫能傳其先業使人得見其先祖之美不因以卜其子孫之賢哉道光壬午余客粵中劉某謀刻其先人五世詩集而屬余爲刪訂編次且乞序言曰吾先世代有著述以年遠致殘失今自先廷尉以上隻字不存自廷尉以下僅有存者不及今收拾吾懼數十年之後並此區區者將全晦矣余受而讀之竊見前輩典型塗轍有自如廷尉之沈鬱淡莊之流美栖麓之名貴信足爲世言詩者之楷則若此集遂行固藝苑所樂推

而豈獨閭里之盛美也哉

重刻白鹿洞書院學規序

書院之設肇自唐開元中與古石室精舍相似而不同始東宮麗正殿藏經籍置修書院已而大明宮外刱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葢用以廣購非事校讎也逮宋嵩陽嶽麓睢陽各立書院以居生徒賜之經傳以相斆學而白鹿洞經朱子設教其地其精神所萃千古猶留登其堂而思其教誠問學之津梁入聖之階梯也明宏治間郭𡌴始輯白鹿洞志簡略未備 國朝康熙初廖文英重修後燬於火星子縣知縣毛德琦重爲修補廣搜遺事自宋以逮我 朝興復沿革

藏書祀典學田藝文及先正格言靡不畢備凡爲書一十九卷披閱之下慨然想見朱子當日所以集羣儒之大成使斯道昭明如日中天其遺文教澤一字一言皆如布帛菽粟後之人日游其天而不能盡察也每思竊居約處無補於世必欲興起人心風俗莫如崇講朱子之學爲切會廉州太守何公謀取此志第六卷至第八卷所集歷來主洞諸先哲學規別裒爲一集廣布各書院使奉爲繩墨於以崇正學儆斯人成善俗而復於古道也裒成徵余言爲序余嘉與有同志遂書以識其大恉云

佩文廣韻匯編序

自平水劉淵首併廣韻之部逮於黃氏公會陰氏野夫今韻盛行世之學者不但不知字有古音幾並不知韻有古本於是唐韻亡自宋鄭氏庠首分廣韻之部逮於近時亭林顧氏愼修江氏若膺段氏古韻盛行世之學者始知字有古音而周沈以來所用之音所定之本皆不足據於是後人之韻書行而唐韻亡幸而廣韻尙存於世而言今韻者不知非言古韻者又以爲不足非是唐韻將終必亡而已嘗病邵子湘作古今韻略以今韻本非古音坿載紛然止標漢魏杜韓詩爲準既不能如陳顧諸君力非古經以訂周沈四聲之失又不能箸明廣韻二百六部之舊使學者曉然知唐宋人所用

之韻之祖本揚子雲所識童牛角馬不今不古識者弗之重也吾友句容李君元祺撰佩文廣韻匯編以今韻本存廣韻舊第篇目部分則從今韻建類先後則從廣韻而於今韻廣韻兼收分收之字詳爲釐註復移今韻之字之同切者隸從廣韻建首之字區類相次開卷瞭然書成索余爲序余惟周官大行人之職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往者戴東原氏併自漢以來不明訓故音聲之原以致古籍溷僞莫辨葢小學與經學相表裏又如此其重我

朝文運昌明超軼前古凡諸經疏傳注莫不仰秉 聖

制作而音韻小學經諸儒講訂亦復參微造極

裁聿垂

同文之盛潕海風行洵非陸法言等之智所能囿也但廣韻乃孫愐之遺文雖不盡合古音而唐宋以來詩人承用已久誠恐世不與行遂以湮微今此書於部分恪遵佩文詩韻而兼存廣韻舊部俾承學之士於祇奉　功令之中藉以識古人之舊庶原委得失既有所攷而古籍亦賴以不墜焉

刻屈子正音序 代

楚辭之書自劉安班固賈逵以來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宋時已皆不見世所通行者王逸晁補之洪興祖朱子之注而已淇本參用二十家之書朱子作集注多本之晁錄僅采補於後惟釋音則自徐邈諸葛氏孟奥釋道騫外不多見

朱子集注專用吳才老韻補明陳季立屈宋古音義已辨其非然陳書簡略尚多不盡山帶閣注𡉈說韻一卷伏讀四庫提要倂其每部列通韻叶韻同用叶韻三例以攻顧炎武毛奇齡之說亦非通論余觀其書據焦竑國史經籍志載徐邈釋道騫楚辭音一卷謂朱子所不見者今亦未嘗不傳於世是未攷竑此志多有未見本書而濫列其目之失則亦未足信矣　國初至今日音學大明江氏戴氏段氏孔氏承陳顧之後覃精研思博辨廣證舉魏晉六朝唐宋以來一切譌音謬讀一復於古焉其專爲楚辭音者有毛晉屠畯錢澄之張德純等諸家然皆不合古音桐城方展卿先生箸屈子正

音三卷其信據韻補以正唐韻之誤而於吳說之疏謬者復引經傳及西漢先秦古書疏通以證明之庶幾讀騷雅故矣顧先生此書作於乾隆壬寅其時顧氏書雖行而江氏戴氏之書猶未盛出段氏孔氏抑又後矣故其分部審音如魚侯蕭尤之類不能無小失繼起者易周而作始者難密斯固古今之通趣與余不敏於形聲訓詁之學嘗涉獵而未精喜先生是書足爲屈子音讀善本爰爲雕板以傳於世而間坿鄙說於後則以䍐圍今按云云以識別之用朱子韓文攷異例也漢藝文志屈原賦別爲書不曰楚辭今先生所說自離騷迄招魂而止題曰屈子正音蓋據太史公書不以招魂爲宋

自記云蘇厚子云朱子答或人書云諸公偁號合立
王作也一條例差等云云王芳麓樵筆記朱子集注之例於
程子偁子諸家偁氏子者師偁也氏有二等有不敢以字偁
而偁氏者如程子門人尹氏謝氏楊氏之屬是也有自漢以
來注授經偁亦偁氏者如孔氏馬氏鄭氏趙氏之類是也若
人非所尊而取之者則直名之而已此文江戴設孔不應獨
尊偁氏其說良是余此所偁名氏皆不應法但行文不得不
爾姑仍之而記若說以識吾繆且以詔後來文家不可不嚴
辨書
例

雙研齋詩集序

公卿大人之能在於經國家利民人布衣韋帶之士在於誦
說議論發明道德韓退之自言能贊王公之能而道大君子
之美彼其言蓋以自多欲往而乘之而不覺其意之溢也若
夫公卿大人經國家利民人能事見於天下矣而又以其餘

發爲詩歌文章緜詠性情潤色鴻業飾袁舒采以光國而熙時自鼎甍以來迄於近世臺省名公往往而是則非特布衣之能而已也大中丞江甯鄧公起家經術由翰林出典郡令

天子嗣位之初鋭意登賢獨識其才嘉其政不由階資爰自太守俾承臬事五年之閒瀳長方伯遂躋開府公自念受

知殊異誓殫其忠貞思所以爲政之要可以守而不傚者曰勤曰平所至之處爬櫛隱滯顧畏輿情欵欵業業非不欺其誠凡歷晉楚秦皖行之如一日蓄舉所謂經國家利民人者旣僂僂而敷之矣而尤性耽吟詠政餘之暇不廢抽思嚮綜生平所爲詩都爲若干卷顏曰雙研齋詩鈔命東樹

爲之序東樹聞命悚惶私於友人曰是烏乎可昔李商隱之作會昌一品集序也見裁於鄭亞迄今讀鄭公所爲崇玆斠蔚波渟嶽峙儼衛公勳德氣象遠出商隱之上固知大人之美非大人之筆不能形而況才萬萬不及商隱其敢蹈退之之僭言以犯玆不韙三辭不獲然後乃受而伏讀之既卒業歎曰此殆有卷阿之遺音者與蓋公之詩上規雅頌下攬唐賢同源共流一本於溫厚故篇中多沖融紆餘和平之作絕噍殺猛迅僨激之響至其奇俊掀獲亦如仁者之勇力能伸造化迴天地而終不以勇力顯恭几几穆穆之度交呈於性情文字之閒而不可以人事彊者而公虛懷若無思賢不及

超然燕處不留心迹其於同時之士有一才一技之可取者悉羅而致之揄揚偁說不啻口出蓋非但忘己所長並若忘人所短矣夫天下之理苟非己性識所有必不能兼取他人之有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又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公非特能兼布衣之能而又能取之取之不已乃以下及於不能者於此益徵公性量之宏休休而不可涯涘已不然頌申伯之德者必待尹吉甫豈有以至微賤之士而敢干其職乎哉故爲道公所以見取及樹所以承公之意者如此若徒論其詩之美尤公之餘事也已

徐荔菴詩集序

吾嘗論古今學問之途至於文辭末矣於文辭之中而獨偁爲詩人又其末之中一端而已然而詩以言志古之立言以斯不朽者必以德爲之本故曰有德者必有言自漢魏以來至於今日其閒賢人君子高才碩士英敏異量之徒或以憫時病俗或以抒情見素百世而下使人讀之得以攷其身世睹其性情如接其衣冠笑語聲音面目其高者至竝其時之風俗治理貞淫盛衰罔不載之以見如孔文舉曹子建王仲宣劉越石陶淵明杜子美韓退之諸賢猶可因以想見詩之本用如此故古今重之文中子續經固妄矣要詩足以覘其世與其人後代作者豈遂絕於風騷邪孰謂刪後無詩亦

過矣顧世之學者不惟其本原或拘以格律齧以人代斷斷以優孟衣冠言詩於是有言矣而不必有德始失其本而示人以陋數百年來衰敝相習篇藉雖富卒夸浮流宕不能與聖人言詩者合王者之迹未熄而詩固已亡矣雖有河汾君子出於時亦將何所采拾乎夫三百篇爲詩之祖而風不同於雅雅不同於頌小雅之材不同於大雅而無邪之旨興觀羣怨之敎無不同焉者豈不以言詩自有其本在邪亦曷嘗置一人一詩於前用一律以髣髴撫肖之哉合肥徐子荔村嘗舉孝廉方正特科是其行誼旣重於鄉里見於明時固將揭其所修於身者爲法於當年流聲於後世使人攷其德行

之成卓然非尋常之所能及乃猶不廢辭章之末事而勤勤於吟詠詩篇欲託以自名豈欲以立德之餘紬而兼夫立言者與夫立言非德無以爲之本徐子之賢其必有以旣其實矣始吾識徐子於陳秋麓司馬座徐子爲言與吾亾友劉孟涂善因恨交余之晚明年余主廬陽書院距徐子家不里許因得數相見又明年余主亳州柳湖書院而徐子先在州刺史署中夫徐子與余交雖晚而其踪迹之聚密有爲親故之所不及豈非相與有夙因與然則徐子命余序其詩其曷可辭故爲本其素行與詩教之大旨以爲言

安徽通志序 代

國家承平聲教暨訖大宇之下休養生息垂二百年雖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山川城郭兵額田賦倉儲征榷師儒學校風俗物產文獻武略悉達京部 闕廷之上民氣動靜祕之如咫內外井井不勞而治圖志之用關於政治其鉅如此是以各省通志雖或舊有與無而皆於雍正七年奉 世宗憲皇帝 諭旨一例輯修書成皆經奏進梨板藏貯布政司而安徽省獨統於江南乾嘉迄今頗嘗增修而無刱造道光五年臣某奉 命來撫是邦實有問俗之責念茲地千里所轄府州縣襟帶吳楚兼有揚豫較其疆域之廣輪人文之殷盛扼塞之險易財賦之阜蕃實與江蘇不相上下剏

自春秋楚漢三國六代以來封建僑置參雜紛錯其名匪勝迹遺文軼事至頤而不可紀極唐宋元明道路制併職官建置沿革隸屬不一故事尤夥今取士之額漕輓之供巡撫布政使司之設皆有上下江之分而志書獨否地大物博首尾要最不具故江南通志多至二百卷而安徽事略猶未能詳且江南通志續修於乾隆元年距今又閱九十四年日月遷於上人事增於下政典條例因時制宜屢經更定文書案牘多於積薪稽攷不備何以裨益治理昭示來茲封疆之吏職在補偏修廢苟有可以利地方者雖其未有不妨剏舉見既有端不敢遜緬爰與布政使臣某按察使臣某暨諸監司郡

守周諮協慮謀剏為安徽通志僉議曰然乃於某年月日會
同兩江總督臣某具疏恭請欽奉　俞允條例初頒綱領
始布而臣某旋奉　恩命調任江蘇於時接任安徽巡撫
臣鄧某踵成其事酌籌經費愼請名儒開局纂修歷今四載
始克告成細目宏綱詳明賅括倂舊章不致放失文獻藉以
有徵於以彰我　國家累洽重熙典章制作之盛與江南通
志並備史館采擇焉是書臣某實謀剏始例得弁言簡端謹
拜手稽首序其顛末如此

重修太湖縣志序　代

道光丙戌冬余自鳳陽移守安慶數年之間凡六屬邑令雖

遷調事故不常然皆以賢能助余爲治當是時值前撫陶張
兩大中丞暨今鄧大中丞相繼檄修安徽通志檄令各州縣
一體輯修邑乘送省志局凡以稽一方之治理上備　史館
采擇焉於是太湖令山陰孫君始輯修太湖志既成書而請
序於余余惟太湖有志其緣起本末諸舊序詳之矣顧自乾
隆二十六年前邑令吳君重修迄今又六十年人事紊積俗
化遷移君乃悉心爲之稽攷文牘網羅搜墜缺者補之譌者
正之務俾文簡事覈期於有裨治化徵信來茲余覽其書文
事粲然洵足備一邑之文獻可以覯見其民俗風土焉輒復
略爲商榷其凡例是正其文字庶幾體裁雅正於以追媲武

功朝邑諸名編而無媿焉益志與吏相表裏非所記覈實無以推行諸政事若夫浮文妨要公家虛義概無取焉耳孫君旣以賢能膺 計典卓異行將去此矣而是書之留貽於後來者得以藉手其勉爲實政豈小補也哉道光十年庚寅仲春

朱字綠先生文集序

杜谿文集十卷附白棠文一卷故編修徧松朱字綠先生及其子曙撰道光辛卯樹主松滋書院其族孫麟憫先生無適裔將代爲梓行而屬余序之其言曰先生集舊有槧本旣未盛行於世乾隆時開 四庫館禁書令甚嚴其家不知而燬

其板惟鈔本僅存於今又多摩滅錯亂至不可讀樹幼即知先生名而未見其文既發讀卒業則歎曰此豈僅一方之文獻而已蓋　國朝名家箸書若此者實不多見是固將追古之作者如李翱蘇洵曾鞏輩竝垂不朽於天壤惜乎世無傳本知之者少而可不亟亟焉表而出之哉蓋先生受知於
仁廟嘗預　武英殿修書之選一時交游之士如萬季野梅定九閻百詩何屺瞻輩竝　國初碩學耆儒先生與之馳驅議論竝駕角立而其文又皆經事析理之言高峻曲暢氣韻溫厚得法雄深無一語爲時人所能措如與李二曲辨學書記闕里志後理明詞確有裨人心世教記徐司馬三征

事金中丞呂沃洲等傳表潛闡幽足補史傳之不備其他雜
文記言書事皆關掌故無虛詞泛語而攷其言之所至其所
得於內者行又足以充之乎於鄉黨信於友朋足以重天下
而傳後世無媿也世世之文士汲汲著書以邀名而行無可偁
中無所積剽襲標榜憑藉聲氣以烜赫於一時卒歸湮滅而
如先生之操修明潔高文博辨雖其一時未顯而其光氣靈
怪終不可遏抑在存如有鬼神呵護待其人而後發故雖其
子孫之式微而承學後進不敢謝其責而必為之發揚暴露
以箸見於天下後世也蓋有天焉非偶然也先生與吾鄉宋
潛虛方望谿先生交最契其卒也望谿為之表其墓而此集

前潛虛嘗爲之序樹惟書無重序又自念末學鄙淺豈足以重先生之文使學者尊而信之謹訂其脫謬更易其卷弟言其大略以質世之君子先生平日所最措意者有游歷記數十卷今集中有其序而未見其書惜哉道光辛卯九月桐城後學方東樹序

重刻數度衍序 代

今海內言天文學必推宣城梅氏然梅氏歷舉新舊西法凡九家皆在前先繼善公其一也夫儒者之業惟天文爲絕學非專家尠能通習習矣而或不能精深灼然有所發明則亦不箸吾鄉前輩箸述如林皆鮮及此學故自余許齋八綫測

表圖說外無一人問津者近儀徵阮芸台宮保撰疇人傳褒集古今而先公實抗席其間公所箸數度衍二十四卷箸錄四庫其義例具見　提要大抵新西法也歲久板壞字漶滅不可識子孫貧不能修輯某頃歲自蜀歸始得購非紙本重摹鐫板又四庫存目載揭方問答一卷亦言新法今未見揭名暄字子宣先檢討公弟子也所著寫天新語亦在四庫存目中聞國初有江西廣昌人揭衷熙字靜叔於順治三年以推官護餉經泉鎮遇寇死妻萬氏子暄奮力殺賊報仇事具邑志衷熙箸有天書性書兵書則子宣之學有自來矣因坿箸之道光八年戊子十月

重刻劉直齋讀書日記序代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言而生聖人以代之言故聖人之言凡以明道覺世陳其理而不彊聒猶天之懸象而莫加顯焉耳周秦諸子蠭道術而裂之刻意著書始欲私之以爲己言道有純雜語有偏全要欲以明道立教則一也降自東漢以逮陳隋八代遞衰文士之習蔵而道始隱非道隱也其言不足以箸之而民無從有聞焉其傑而有存者大率如沙中之金細而寡獲不濟於用及至唐韓子因文見道而道復昌昔人功之以配孟荀而以爲不在禹下由今觀之其弗信矣乎嘗論古今道術源流唐韓子之於宋程朱猶之伯夷

伊尹柳下惠之於孔子亦於其言精觕淺深辨之而已顧譏子之言以文程朱之言多出於門弟子所錄小儒頗病之以爲其體沿於釋氏後人習以箸書俚俗淺近不應爾雅讀夫言弟觀其於道有離合否耳詞之工拙時代爲之非所害也苟其言足以質聖人而無疑軌諸子而獨粹雖箸書無文抑豈文士離經詭正浮華齷齪之言所可其帙同機而讀乎某性頗愚自壯至老喜觀語錄諸書尤潛心宋五子服膺既久中閒仕宦遠涉夷險紛濤不一而未嘗稍輟業以之行身居官反而自驗亦時有得力於是謚信聖賢之學體用交盡口之所發筆之所書與躬之所踐無二焉歷選諸儒周程張朱

而外不啻數十百家雖高下不侔而於道莫不皆有所發明最後又得孝感彭魯岡安邱劉直齋之書魯岡之書近得雲夢程太守梓行直齋之書雖有槧本而流傳未廣問之學者或不能舉其名氏道光乙未其族孫某官某人始以其書來讀之精湊明辨多所發明雖其視周程張朱淺深高下未知何如要其大致不合者抑寡矣惟原書五十卷今所槧行陸巢雲刪定本止五卷卷數懸絕意其微言緒論宜猶有可存者而今不盡見可惜也某將重槧以廣其傳余故道其所見用識私淑之忱云爾

芸暉館四世詩鈔序

夫蓄德久則其世必顯雖曰自天篤之然固人事之符焉已
維文章學問亦然其積之益厚博則其聲益遠流其業世荷
則其致精極能也必益工其於收名也必益遠鄉先輩退餘
吳先生處仁抱義樂善務施其平生所以陰行其德者無不
至而無邀名望報之心嘗與其弟除夕夜遇孤童之無依而
哭於塗者二人問之則其族子也因攜歸兄弟各撫育之以
至成人授室先是先生老而乏嗣洎是至年六十一始得冢
嗣竹心大令又十年復得穉之太史人以為陰德之報云厥
後太史生三子長春麓侍御次星槎刺史次岳青徵士太史
念兄竹心無子以徵士嗣而侍御二子長子方明經次裔軒

大令皆以文行仕宦顯於時其餘羣從稚孫烝烝林林盈庭玉立夫以百年之間孫曾鵲起簪纓世禪翰苑科名畢萃於一門之中而皆本於退餘先生一人之積累則余所謂諸德久而其世必顯其弗信矣乎退餘先生幼勤學習舉業而尤工於詩旣久困場屋連蹇不得志又初無子嗣可謂不得志甚矣而誦其詩浩浩乎渢渢乎吟詠性情攄述游歷其胸中絕無忿怒愁苦之氣哀怨佗傺之詞則可謂之德音者與竹心大令承庭闈之訓其詩抒辭雅潔可誦不以作吏廢其嘯歌及至太史鯨吞虬橫澥雲霄沮金石馳騁乎山川之壯研摩乎景物之華覩其風格時與唐賢高常侍岑嘉州李翰林

相近有初盛承平氣象無艱苦困瘦之情自中朝士大夫及四方才士莫不慕重之然則太史之詩豈獨爲一人之善固上以大退餘先生竹心大令之業而下以開侍御明經之緒使人讀其詩攷其家世父子祖孫奕葉相承信世循其業者其致精極能而收名垂遠有如此也故星槎岳青既定次退餘先生及大令太史詩各爲集而並以侍御明經詩坿於後命之曰芸暉館四世詩鈔嗚呼盛哉昔曾子固言自漢唐宋以來能三世以文章特見於世者代不過數人令吳氏之盛若此雖梁之徐摛陵庾肩吾信唐杜審言甫賈叔向牟鞏宋眉山蘇氏舉不足專美於前史矣星槎岳青以樹嘗及見太

史又習於侍御明經故命為之序樹無以辭之也乃為本其家世所以致斯盛者由於積德積學之久以為之言若其詩之工卓然可傳於後世讀者當能見而信之也

吳康甫磚錄序

凡人之學雖一物之微苟好之精且專斯莫不有傳焉非獨而致之也以為是亦道之散而所寄故能分識小之用歷世而不可廢夫論學而至文字六藝之一端耳於文字之中而及於金石於金石而逮於磚文又其一端耳然而論者以為金石文中國邑大夫之名年代日月之紀偏旁篆籀之迹有可補經傳所未備說文所未及攷鏡得失所亦不遺其徒摩

輩古物寄興翫好而已則磚文或亦分其一節耶顧唐以前金石之學未廣自北宋以來列收藏者至三十餘家而其人非有閎博大雅之才貫通經史則往往不暇以好好之矣而或貧賤屏處力不足以致之則又不足以聚即偶蓄一二器而亦不足以倡寫嗚呼蓋其難矣吾邑學問文章頗爲四方所宗而金石學獨闕焉弗講將恐泥小道而忘致遠與何好之者絕少前輩之流風竟未有開而先之耶吳君康甫年少而才秀性嗜金石自其在鄉塾時即喜模拓篆刻及仕浙中既多與賢士大夫接又多得地土所出故其好之也愈篤其求之也益勤其說以爲凡漢晉鐘銘印文銅器碑碣瓦當之

屬一一取證之以磚文可補諸體於萬一於是輯爲是錄敘列精當頗具條理較昔諸家錄文而未爲成書者特爲詳備皆可覩亦可喜昔歐陽集古錄千卷而趙氏書多且倍之薛尙功鐘鼎款識四百九十三器今儀徵阮相國益之爲五百六十器以勝之物始者難繼起者易亦其事理之所必然矣夫古物之在天壤有日減無日增矧磚之質賤不爲人所貴重而易湮毀者耶得是錄以永之千萬年不朽則此書之傳亦與之爲不朽安在致遠泥小不足爲吾邑開作始之功與康甫寄書索余文爲序故爲本其實事以言之

周書武城年月攷序

吾嘗論學莫大於說經亦莫難於說經說經者必以義理爲主而輔之以攷證稍偏焉皆失之而攷證家於天文歷算又必專門始通其說固非大儒罕能兼善近世學者務蔑義理而專非之攷據談義理者又率空疏不學二者交病而不相能此太史公所以歎春秋歷譜之不一也吾友馬君嘗病先儒說周書武成年月不合因漢箸劉歆三統歷之疏不可信以致誤諸儒而因以誤經文也乃爲周書年月攷一卷據程氏厚耀春秋長術以斷已非之無閏月而武成日月皆合又據金滕史記以定武王之卒年而周公攝政成王在位之年皆明其言曰必得其年而後能定其月日以經證經事覈而

詞信㴖合儒歷二家之言信乎誠足爲治國文者要覽矣吾初疑歷家之術止可推明閏朔章蔀月日而不可攷古爲歷之年月所當於古帝王事迹史文有闕誤即不能詳故史遷三代世表不紀共和以上年月以爲本於孔子之意馬君曰君所言概論夏商以前吾書弟爲周一代言之而實有經史及儒歷諸書可攷不當以史遷爲不可易之說余覽其書信然乃悔向所見之不宏也自記云其詳具於所與書中可參觀之

援鶉堂筆記序

援鶉堂筆記五十卷鄉先生薑塢姚編修之言也先生早歲歸田專精修業自壯至老未嘗倦怠其所校閱羣書包括古

今挨雅故凡墜簡譌音乖義謬釋一一是正或錄記上下方或籤片紙簡中反覆書之旁行斜上朱墨狼藉然弟自非貫通不希著述歿後學者借鈔傳寫致多散佚或並原書爲人所竊今其存者纔能過半又頗顚倒脫爛不可辨識先生曾孫瑩前仕閩中始輯而刻之名曰筆記本其實也惟閩中之刻既非足本又失於讐校訛誤實多及茲移官江左亟事改補以樹麤其盡心過蒙諈諉於是始其商榷隨文究義覈以部居檢校本書足得依據整齊首尾標舉章句乃定著爲此編微言奧旨昔人未宣眇識精解當年罕對後有作者斯知爲貴

汪氏學行錄序

昔孔少傅文通君子魚蒐輯宣聖而下子思子上子帛子順之言行箸書以存其先世之德至太常子臧輯而爲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江都汪容甫先生負海內盛名士林之稍有識學者莫不宗仰之以爲通儒矣而其上又有快士先生者以工書善篆被當世重名與王文簡諸名賢相友善其上又有餘姚令君以循吏起家載在邑乘頫而配食於社如某某先生者嗚呼汪氏之明德遠矣吾友孟慈戶部言論風采以名教自任文章學行以聖學爲歸懼先德之弗彰乃聚而爲汪氏學行錄樹受而讀之竊以孔悝之銘鼎陸機

之誦芬謝靈運之述德皆不若孔叢之爲篤信廣博足以爲法於後世孟慈其子魚子臧之亞與桐城方東樹

姚石甫文集序

文章如面萬有不同而苟非古人深妙之心則雖千載之遠如出一手不得其心往往好彊同其面同其面而深妙之心亾矣優人之肖人歌泣悲愉足移觀者之耳目有識見之必不以爲眞古人也夫文亦若是焉則已矣本之以經濟以非其大本之以義理以非其醕表章紀事然後熏陶鑄性情然後眞不如是則浮則龐則輕則泛然使不得古人深妙之心則言經濟而宂陳道義而迂表章紀事蕪雜而失輕重抒寫

情抱鄙俚而乏雅馴唐宋而後陳政事之文果足與兩漢齊肩與而何論周秦宋元以後闡道義之文果足與孟荀楊韓竝美與而何論六經班范以來紀事之文不絕而翦裁棄取識大小輕重體要者幾人惟獨性情之製自三百篇騷經而降作者差多是知文章之事別有淵源授受韓子曰不登其堂不嚌其胾固非妄庸高名所可劫而有之矣夫文章之體如人之體體不備不可為人腁拇枝指隆背埡胸亦不可為妍體令人於筋骸肌膚之間偶蹁風邪則痺瘓不仁以為其氣與脉病也至於為文則昧焉一事之書惟恐閱者之不明剌剌然不啻自作疏解及義理應有恩不能周轉多欠闕人

之才迫窘詰屈爲不足恣肆變化爲有餘譬江河之匯泓流其匯愈多者其波瀾益大而才豪氣猛易於語言者又患其冗贅繁而不能殺是故有文矣而或無章或知有章矣而又無文降而不交不章而後稍知集字者始封已自雄作之者得少自足閱之者以贋爲眞客氣虛憍苟相夸奉家自以爲遐冏人自以爲向雄而古人淡妙之心愈亾而不可見是故覽其篇什平衍曼陀無奇境異勢者非文誦其言辭指前相襲卒意漫書無拗語造句者非文徵其議論糟粕常談掇拾筐篋駭新衒博無元解眞理者非文飽飣奇古以夸俗不可以爲華巷說乃諺而易通不可以爲質詔之以主理而腐告

之以非法而拘導之以尙氣猖狂妄行而無節制文章之道欲其靜而不躁重而不輕要而不泛畏而不肆節而不蕩純而後言言不失本原若是者斯其於爲文也當矣見今時無工文者並無知文者道思不深不能工文經義不明不能工文質性不仁不能工文故古之工於文者必有仁義之質如不得已而後言而後其言傳而其致力之始又必深非古人沈潛反覆諷誦研說之久然後古人之精神面目與我相覿而我之精神面目亦自以見於天下後世以此衡之唐宋以來韓歐蘇曾王而外作者如林曾不多覯其匹獨明歸熙甫氏出始有以得夫古人淡妙之心而以續夫數百年不傳之

祕日久論定無異喙矣若夫知文與知道同必以覺言覺以知言知而後言之淺深高下無非是也如以水洗水溼性同而其流自合今之論道論文者則不然以未覺言覺以未知言知影響揣似剿說雷同以已凡淺測彼高深如以泥洗水質味所入淸流亦濁在黃帝之告歧伯是已其言曰誦而未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嗟呼彼未知爲知者聞聖人之言不亦嚰然自失與今石甫之於文其有以得夫古人之心哉抑猶未邪不得其心往往好彊同其面而石甫之文其於古人之面不一一肖而余之知石甫者又未能同其溼性之水則言之雖工恐未有當也石甫平居以

貫證王文成自比其學體用兼備不爲空談故其文皆自抒心得不假依傍余觀其義理之搠獲如浮雲過而覩星辰也其議論之豪宕若快馬逸而脫銜羈也其辨證之浩博如眺冥海而觀瀾翻也至其鋪陳治術曉暢民俗洞極人情得失如衡之陳鑑之設幽室昏夜而懸燭照也而其明秀英挺之氣又能使其心胸面目聲音笑貌精神意氣家世交游畢見於簡端使人讀其文如立石甫於前而與之俯仰抵掌也則石甫之文即未得古人之心已自足傳石甫矣而抑知不得古人之心則其文必不能若是也哉石甫固以陽明自待而其出宰之縣適即爲陽明所開其民俗根株獷悍難治又與

陽明當日所征八排峒獠無異石甫之治此地禽獮獸薙剔抉爬梳化誘若雨露震聾若風雷申嚴之法誥誡之文朗暢剴切恢闊明白又無不與陽明氣象相似吾不知天特詔此盤根錯節以待利器乎抑故遣石甫居此行其學顯其才以與陽明相輝映俾天下後世知其志之不虛乎曩石甫嘗爲書達諸公極論治劇之理及石甫治平和一一行之於其言嗟呼石甫之學既見於治矣石甫之治與文既見於當世而又將揭之以示後世矣然而人之讀其文者或譽之或輕之未之奇也吾嘗聞其言其輕之者固未必爲疵乃其譽之者亦不得爲當要之皆未足爲知石甫者夫治有明效當世且

不能知其所由況能卽其文而推以知其氣象之何似乎知不知亦何足損益余獨恥讀人之文而不能識其心胸面目之眞使作者之心不著於天下亦古今斯道文章所同憾也故亟爲簪著之使讀石莆之文者有以攷其迹焉嘉慶己丑十月序於廣東通志局

自記云不免流蕩夸浮囂張之氣有同躍冶之金久不欲存因姚集已行不能掩矣姑識之以明僞體當裁

攷槃集文錄卷三終